

通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楊氏



太平治蹟統類卷三

宋彭百川撰

太宗聖政

太平興國二年上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謂致治之具矣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多得蜀書一萬江南書一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纔蔽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

所論撰卽移於他所始能成之上初卽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卽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章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庭

三年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十一月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卽位但以宣

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六年三月詔中外文武百官等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時政
得失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
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十一月甲辰改正武德司爲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
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
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
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旣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
其官
庚戌上親享太廟
辛亥合祭天地於圓丘大赦御
乾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

卷之三
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
勅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
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七年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贇並參知政事
五月上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宮嚴凝
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
豈能服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閒上求
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爲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
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問利病無不卽日施行古聖王
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六月刪正字學或薦趙州主簿成都王著有家法甲戌遷著

作郎充翰林侍讀

冬十月上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又謂趙普曰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培植已除去矣更俟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四月改講武殿爲崇政殿

六月上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庶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縉紳閒有端雅爲眾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又謂宰相曰

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民閒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縣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謹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但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采訪苟稱善者多卽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佐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七月參政郭贇坐事黜之荆南中書惟趙普宋琪等普恩禮

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李昉宿舊上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
庚辰琪加刑部尙書昉守本官參政

八月詔軍國政要委李昉撰錄

九月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
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今兩稅三限外特加
一月而官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
猶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縣屬有以催
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
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遛州縣慮賦稅違期日
行鞭箠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
遣使檢覆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十月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爲己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爲也大凡爲君爲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爲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於己厲精政務以百姓之心爲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月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以參政宋琪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與罰當其功罪無不治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

之銜勒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賜普詩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游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導意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泣涕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效犬馬之力臣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爲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事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用操履

方潔穆居京府尤好嚴肅故茲獎推公也上又曰朕覽前書
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
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
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朕雖浮泛之說亦以
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怏怏於心得列
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言不中程度亦
當共議而更之俾叶於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
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代
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麟今陛下喻臣等以事無長短
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我聖德也
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雍熙元年三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必受其禍

己丑召宰相羣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是日奏事退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虛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爲逸豫不恤士眾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爲戒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旣延災於

正殿蓋示譴於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
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足數
政經中外羣臣各期无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已
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
夏禹之拜乎且爲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
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身居九重人情未能
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可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凝
旒駐纘若行於今世未盡理國之理宋琪曰王者高視廣聽
導達物情陛下博訪時事刑獄繫滯者伸理之官吏情慢者
懲儆之勤行不倦遂致和平天下幸甚 是日草澤有上言

時政者其辭狂悖上不之罪 上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朕每與卿等款曲商確時事蓋欲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理眾口 上謂宰相曰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欲民不冤法不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鞫獄必須躬親不得專任胥吏

八月癸巳有布衣以皁囊封書獻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辭多狂妄上弗加責

九月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數事以答天意 癸巳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也

二年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爲急務昨江南災旱甚急遣使振貸果有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諸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使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賣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九月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爲上瑞烏獸草木夫何足云

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

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三年七月左諫議大夫簽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於上意於是上問近臣以禦戎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 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沿邊兵馬

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常虛度光陰讀書外常留意於真草近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不猶愈於聲色畋游乎昉等頓首謝左拾遺真定王化基常樂范滂有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五略書奏上嘉納其言有意大用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卽令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并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湜時皆爲著作郎直史館家素貧負人息